



1973 年，江明賢進入歐洲古典藝術學校據點之一——馬德里的聖費南度藝術學院，這是一段重新展開的學習生活，江明賢以積極、奮發的精神面對這段生命中難得的海外學習時光。此時，他接受藝術學院學習課程之外，多次進入普拉多美術館，深研 17、18 世紀西班牙名畫家葛利哥 (El Greco, 1541-1614)、維拉斯蓋茲 (Diego Velázquez, 1599-1660) 和哥雅 (Francisco Goya, 1746-1828) 的作品。獲得碩士文憑後，他接著進入紐約大學選修中國藝術史。對身為水墨畫家的江明賢而言，他的創作風格也因此展現了超越地方性的多元文化色彩。（編按）



1974年，江明賢留學西班牙時攝於馬德里太陽門。

留學西班牙

1973年，江明賢進入西班牙聖費南度藝術學院花費大量時間在人體素描的練習上。因為人物畫是西方繪畫的主流，因此對人體素描自然十分重視，尤其在「動態素描」的課程上，切實而嚴格，由模特兒反覆做同一系列動作，創作者必須準確而快速地抓住那些動態的形與神。一些迄今仍存的素描作品，可以窺見江明賢在這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帶著速度感的線條、筆觸，仍是令人感受深刻的第一印象。

而抵達西班牙的同年（1973）年中（6月），江明賢便在馬德里工商俱樂部（Club Urbis）及大西洋大加納利群島拉斯帕爾馬斯（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的Viot畫廊舉辦個展，顯示他的出國，不只意在學習，也同時帶著宣揚自我文化的意圖。

留歐的這段期間，除了學院的課程，更重要的，是大量美術館的參觀，從17、18世紀的西班牙畫家，到20世紀的後期印



1973年6月，右起：吳炫三、劉昌漢、江明賢、梁君午、洪俊河（前排坐者）合影於馬德里駐西班牙大使館林基正秘書官邸。

左圖：
1973年，江明賢留學西班牙時期的全開動態素描習作。

右圖：
1973年6月，江明賢於馬德里工商俱樂部個展開幕，為觀眾簽名。



左圖：
江明賢，〈西班牙城堡〉，
1974，紙本水墨賦彩，
102×68cm。



右圖：
江明賢，〈里斯本近郊〉，
1974，水墨、宣紙，
40×50cm。

象派、抽象派、超現實畫派的作品，都讓他深深著迷。甚至抵西班牙的第一年（1973）年底（12月），便迫不及待地前往法國羅浮宮參觀，親炙許多以往只能在教科書、畫冊中得見的經典巨作。但整體而言，那些色調低沉、造形講究，而層次感厚實豐富的畫作，特別令江明賢感動。

在教授的鼓勵下，江明賢仍保持他最熟悉的水墨媒材來進行創作；這個時期的作品，富含較多的寫生意味，但獨特的視角，加上大量墨韻的使用，成為他創作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

一件完成於1974年的〈里斯本近郊〉，以墨色為主，畫出山巒下平野上的樹木，由近而遠，俯瞰的角度，不同於西方的平行透視，而更接近傳統水墨構圖中的高遠法。

同年（1974）的〈西班牙城堡〉，則是以墨韻搭配江明賢擅長用的赭紅，營造出一種恢弘、蒼茫的氣象。畫面採平視與仰角結合的構圖，前方是一片以細直線條表現出的荒疏林木，遠方是一座建築在懸崖頂端的城堡，中間則在雲霧掩映中，幾隻飛鳥更增添了蒼茫、枯荒的意象；在看似西方的場景中，卻有著中國「夕陽·老樹·昏鴉」的意境。這是江明賢墨彩風景創作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



其他如同年（1974）、尺幅較小（ $46 \times 53\text{cm}$ ）的〈英倫掠影〉，配合倫敦多霧、清寒的氣候特質，以石青搭配墨韻，表現出近景林木高聳，遠方現代高樓與古老城堡相參的景致，甚至還可以隱約看見倫敦大橋的塔樓……；接近正方的構圖，虛實相間，層層推遠，展現畫家高度成熟的畫藝與創意，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而留學西班牙期間最感受到故鄉溫情的，是當年豐原國小校長、也是他在油彩創作上的啟蒙恩師葉火城的來訪，並同遊馬德里現代美術館。

遊歷英、美

原本兩年的課程，江明賢在一年半的時間修完，除大量參觀美術館，如多次進普拉多美術館（Museo del Prado），研究17、18世紀西班牙畫家



葛利哥、維拉斯蓋茲、哥雅等人的繪畫外，並遍遊歐陸其他各國，參觀美術館，沿途寫生、創作，包括大西洋的拉斯帕爾馬斯及北非等地。1974年夏天（6月）自聖費南度藝術學院畢業，隨即自歐返臺；同年底（12月）攜妻赴紐約，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行個人畫展，並計畫作長期定居的打算。然而目睹西方現代繪畫的風起雲湧，相對地，中國繪畫似乎沉寂而保守，在國際畫壇和拍賣市場上，更是冷清和孤單。這樣的現象，讓堅持水墨創作的江明賢，心生矛盾，亦感困惑；於是決定再度進入學院，重新檢討對中西藝術的認知，也整理未來的創作方向。

1975年，江明賢進入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研究中國美術史，企圖以理論的深化，來重尋創作的生機，希望能為水墨的現代精神，找出一條生路，解脫傳統山水畫中形式和線條的層層束縛；也特地前往康乃狄克州拜訪華裔前輩水墨畫家汪亞塵。

上圖：
江明賢，〈英倫掠影〉，1974，墨彩、宣紙， $46 \times 53\text{cm}$ 。

中圖：
1974年，江明賢（右）在西班牙古城華拉杜列（Valladolid）舉辦個展時留影。

下圖：
1974年，江明賢（左1）留學西班牙時期，與臺灣前輩畫家葉火城（左2）等攝於馬德里現代美術館前。

上圖：1974年，江明賢於倫敦國家美術館外留影。

中圖：1974年12月，江明賢（左2）於紐約中華文化中心個展開幕酒會向貴賓解說畫境。

下圖：1975年，江明賢（右）與華裔畫家汪亞塵攝於美東康乃狄克州。



江明賢，
〈尼加拉大瀑布〉，
1977，水墨、宣紙，
63.5×94cm。



江明賢，
〈美西大峽谷〉，
1976，墨彩、宣紙，
50×70cm。



左圖：
1976年，江明賢在尼加拉
大瀑布寫生。



右圖：
1976年6月，江明賢夫婦
遊於華盛頓。

江明賢，〈巴黎之冬〉，
1978，水墨、宣紙，
80×57cm。

不過由於必須一面打工，能修的課程相當有限，倒是居留紐約的兩年多，看了許多現代繪畫的展覽，也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蹟，對自己的創作大有幫助；特別是1976年間，偕妻壯遊加拿大千島群島，震撼於尼加拉大瀑布和美西大峽谷的壯闊之美，留下了〈尼加拉大瀑布〉、〈美西大峽谷〉等作品，氣勢磅礴，令人印象深刻。

居美期間，江明賢也同時在紐約聖若望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和中華文化中心教授水墨畫。

返臺任職



1977年9月，江明賢接受臺灣政府有關單位邀請，返臺接掌臺灣省手工業品陳列館。1978年7月，以〈巴黎之冬〉參加了中國畫學會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中國水墨大展」，並撰寫〈臺灣水墨畫何去何從？〉一文，刊登於《聯合報》「聯合副刊」（1978.8.1），對水墨繪畫的發展，充滿憂慮，也充滿期待。但此文在未經江明賢同意下，被主編擅自更改題目為〈臺灣到底有沒有畫家？〉引來一些爭議。

1978年，江明賢亦前往日本東京御木本畫廊舉辦個展，日本知名藝評家植村鷹千代（1911-1998）亦蒞臨觀賞，給了他極大鼓勵；藉著此次赴日展出，江明賢也順道參觀了銀座松屋百貨展出的東京藝術大學教授平山郁夫的「絲綢之路」專題展，深受其巨幅創作的嚴謹態度與氣魄所震撼。

1978年10月，江明賢應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舉辦大型個展，並出版畫集，由知名藝評家姚夢谷撰寫序文〈水墨相彰、形韻兼現——觀江明賢近作記感〉；這是返臺後的重要展出，也是對歐美時期創作的一次總結，獲得觀眾極大的肯定與支持，包括當時的副總統謝東閔先生的蒞臨觀展，及甫剛返臺定居的張大千的邀約餐聚與多所鼓勵。但更重要的是，此次畫展之後，江明賢正式展開對巨幅創作形式的探研與開發，標示著另一個成熟階段的來臨。1979年夏，江明賢重返紐約處理私事，特地拜訪著名收藏家、也是畫家的王季遷，深受啟發。同年，次女學敏（後改名宜珈）在此時來到人間。



1978年，日本藝評家植村鷹千代（左）參觀江明賢在東京銀座御木本畫廊之個展。



左圖：1978年，謝秉慶副總統（左）參觀江明賢在國立歷史博物館之個展。



右圖：1978年，江明賢（左）與國畫大師張大千合影於「摩耶精舍」。

左圖：
2003年底，福井爽人教授（右2）等人陪同江明賢（左）及其留學京都大學的女兒江宜珈（左3），拜訪日本膠彩畫泰斗平山郁夫（左2）。

右圖：
1979年，江明賢（右）與華裔收藏家王季遷合影於紐約王府。



關鍵詞 ■ 平山郁夫 (1930-2009)

平山郁夫是日本現代藝壇代表畫家，也是一位美術教育家，更是促進世界遺產保護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貢獻者。曾任日本美術院理事長、東京藝術大學校長，並於1998年榮獲日本文化勳章。

平山郁夫1930年生於日本廣島。1952年於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畢業時，即留任於校為日本畫科助手，之後為東京藝術大學教授。

平山郁夫因描繪一系列佛傳圖與絲路主題的畫作而開始廣為人知，他以濃厚的色彩，細膩地表現出他獨特的宗教情懷和審美眼光，作品透露出一股靜謐祥和之感。他從1960年代後半期開始，多達一百四十餘次遠赴絲路寫生及創作，從嚴寒的喜馬拉雅山至酷熱的撒哈拉沙漠，考察絲路中每一段所見之光景，創作出許多轟動畫壇的作品。平山郁夫致力於絲路與敦煌世界遺產保護，曾捐予敦煌研究院兩億日圓，作為遺跡修護之用。1976年，平山郁夫以「平山郁夫絲路展」為題，介紹許多東西文明的源流，以及各地歷史遺跡。1980年，他又展出二十年來涉足歐亞文明古蹟、行程共達十萬公里的大回顧展，作品兩百幅，描繪絲路西起羅馬向東至西安，再橫渡海洋至奈良，綿綿不斷的一條大道，貫通了古代的歷史文化與浪漫風情景物。（編按）



左圖：平山郁夫收藏了許多絲路文物，並在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舉辦展覽。



右圖：平山郁夫，〈流沙淨土變〉，1964，膠彩畫，96.8×130cm。